

穿越风景

李健飞 著



国际华文出版社

穿过风景

李健飞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过风景 / 李健飞著. - 国际华文出版社, 2009.5

ISBN 978-0-644-41501-9

I.穿… II.李… III.中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207

国际华文版本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78 号

责任编辑:方 捷

封面设计:老 傅

特约编审:老 傅

版式制作:老 傅

书 名	穿过风景
作 者	李健飞
出版发行	国际华文出版社
印 刷	奔驰艺术印刷公司
开 本	787× 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190 千字
印 张	14
版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0-644-41501-9 / I·115
定 价	RMB: 28.00 元

地 址 (1800)悉尼艾士菲区邮局 1810 号信箱
中国联络 (361005)厦门市顶澳仔 12 号 067 信箱
(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)

感谢为出这本小书提供帮助的同学
感谢阎广鸿先生提供大作

老妈的自得其乐（序）

张添天

老妈出书邀我作序。说是邀却有点胁迫的意思，她说当初我出书时，她在书前寄语中写下那么多夸赞我的话，如今我夸夸她责无旁贷。我不以为然，看看老妈怎样写的我便可知悉：“……吾儿不才，比如他学跳绳，总是在绳子摇到脚下时恰好脚落地；比如他学画画，费劲画出的猫却是狗的后裔……”这样的文字，横读竖读都看不出夸来。我应下为老妈的书写序，权作以牙还牙。

要出书的老妈其实并不十分喜欢舞文弄墨，倒是热衷于室内装饰和修改衣服，家里常出其不意地冒出她的作品，要么干草插进了茶壶，要么旧唱片成了钟表盘，反常规而用之是她的偏好。这种旧物改造还说过得去，改衣服她就很不着调儿了。人家改衣服是旧翻新，老妈是不管新旧一律改，她买回的衣服似乎总不合意，翻领子，剪袖子，大打小闹没完没了；甚至皮包皮鞋也不放过，皮鞋锯跟，皮包添花边，修修改改乐此不疲，使人怀疑，她对衣物的喜好不在穿用而在改。然而她最热衷的还是看房子。很多年前她就憧憬有一处风景宜人、空气宜人、室内装饰宜人的居所，于是翻报纸上网查找房源信息几乎成了她每天的必修课；之后无数遍兴冲冲地看房，又无数遍疲惫不堪一无所获地归，即便如此她也锲而不舍。我们这座城市每年两次的房展会就是老妈的节日，她逢会必去，兴致勃勃地带回一大堆花花绿绿的楼书，靠谱不靠谱的统统研究，还拉着我和老爸一起探讨，搞得我们不胜其烦。然而老妈选房子，挑来挑去最终的结果从不出所料，她在批判完这些房子的毛病后，将其一一 pass，她理想中的房子永远都盖在未来。不幸的是，她还在电视台做过几年相关房地产的节目，使她对挑选房子的热情和苛刻达到登峰造极。看到老妈在电脑键盘上敲书稿时，我问，你几时能把

小说写完，她不紧不慢地说，当我不再爱改衣服不再爱看房子时。……我崩溃，出这本书恐怕是她一生的事了。

老妈的书终于出来了，此举和她改衣服看房子差不多属自娱自乐，不管别人爱不爱看，她只拣着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写。老实讲，她的小说我得耐着心读，内容多是些早已老得无牙可掉的旧事旧情，于我着实是生疏和隔膜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和老妈三个十年的年龄差距。想来，老妈这书的读者也该是些与老妈同龄，喜欢怀旧，凑在一起叨咕他们曾经的“峥嵘岁月”的叔叔阿姨们。

然而，尽管我尚难理解书中那份过往的情怀与理想，并不表明我怠慢这些文字；相反，倒是怀有尊重，连同对那个逝去年代的尊重，对上一辈人的尊重，哪个人没从祖辈汲取过人生经验呢？尽管在成长的某个阶段对这些经验曾有抵触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，每个台阶上都有不同的风光，无论暗淡的还是辉煌的，都是生活的一种，所以读读老妈的小说也不妨。

既然老妈是漫不经心写的，大家也就漫不经心地读吧。

作者碎语

把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弄成小说，对我来说是个费力而又愉悦的事，说费力，因为就像木匠做家具，裁缝做衣服一样，得设计加工，敲敲打打裁裁剪剪，不费点力气是完不成的。然而把心中的想法和感慨找个方式表达出来，又是享受的过程，尽管小说中表现的生活往往显得沉重，写作提供给我的却是一种自由的状态，不仅可以跨年代超时空地追忆往事想象未来，还可以恣意闯入张三李四的精神世界去体验喜怒哀乐的人生。由此，写作就成了一件有意思的事。书中有几篇是我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，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，但它们曾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些片段和章节，对别人可能不疼不痒，于我却值得回味，便也收集进来。

目 录

老妈的自得其乐 (序)张添天 1

小镇搬来了大学校 1

小院闲话 11

涟漪 23

风景 31

和两只鸡共同度过的日子 43

上访 (外一篇) 57

午夜 64

深巷 72

哥哥 (外一篇) 81

上学路上 85

情感驿站 135

父亲的大事记 167

音乐课 209

遥远的青海有个老赵 213

小镇搬来了大学校

这镇太小，瘦瘦地落在癞子堡的坡坡下。说起，镇上有屋、有铺、有街、有桥，算得镇了；但再说起，全镇又不过一道街、一座桥，外加镇边那连弯都不及打就匆匆淌过的河。那河也小，窄窄的一条夹在石缝里，似耗子尾巴，那河就叫耗子河。

这是座小得怜人的镇。

晓不得啥子时候起，小镇的人多起来。只觉街面越来越窄，逢赶场时便不见了石板路面，都是黑魆魆脑壳，蚂蚁搬家似地涌了一街，脚底下喉咙里的声音拢在一起，惊天动地地响，走了几代人的石桥栏杆也给撑断了，阔阔地豁着一个口，只不晓得有无人从这里掉下。想是掉下也摔不坏，那桥矮，掉进河里也淹不着，那河浅。

都觉得挤，都觉得乱，也都觉得热闹。一个汉子肩了竹背兜在街上走，挂扯了一个穿中山装人的菜篮子，立时围起一群既兴致勃勃又无关紧要的看客，不等圈外围的人搞清是啥子事情，中山装就忿忿然挤出人群且红了面孔。一担涮了水的藤藤菜，被几个中山装围起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还操着收音机里的官家腔调，硬要将角钱一斤的菜几分钱买走。卖主不舍，于是便有官家腔出来：不降价就都不买！立即呼啦啦散开一群，哄得拿了菜没交钱的也跟了散去，卖主忙慌慌降价，边称菜边怨：挣那样多钱，分钱还这般计较。一个穿中山装的女人，仰了脑壳大摇大摆从横在地下的扁担上跨过，被扁担的主人揪住衣袖，那女人不晓得自家裆下晦气，撇起官家腔尽讲破除封建迷信……

渐渐镇上人发现，这挤这乱这热闹都是那些穿中山装操官家腔调的人造成

的。细打听晓得他们是从北京城来的，来这里建大学校，教娃儿读书。大学校？镇里还没哪个见过大学校，镇里娃儿读书还没有读到大学的，镇里娃儿读中学还得去别个大镇。

大学校建在镇边癞子堡的坡坡上，坡下是座正在架设的铁路桥。桥架得好高，站在桥上，向北能看到整个小镇，向南能看到半边大学校。

小镇和大学校隔了那架桥。

有年轻娃儿跑到桥上向南看了，回来便讲，大学校的屋盖得小山样高，路修得画上样的好，大喇叭唱起办喜事样的热闹……惹得镇上不忙不乱却慌，饭前饭后，有话无话，摆起便是关于中山装。

“晓得嚟？他们好阔气，包包里每月装起百十元。”

“耶！那顿顿有肉嘎嘎吃嚟？”

“当然，安逸得很，做老师就是只动动嘴巴不出力气……还有没娶的嘞……”

镇里人不由得对中山装敬畏起来，养了女娃的婆婆心里尤其要动。春莲妈几日里便忙，她托了个常担担子到大学校做生意的人，名字叫不出，只晓得是卖莲藕的。那人去大学校卖过三次莲藕，很快就从没娶婆娘的男娃儿中寻到一个，讲是大个子，福气相，三十岁，名字叫大象。

卖莲藕的又去过几次，就把和大象同系的张老师领到家来。张老师仔细看了羞红面孔的春莲，又用官家腔和春莲妈说东说西。后来，卖莲藕的再去，就领了张老师和大象一同来，再后来，就是大象自己来了。

大象来却不在春莲家久坐，约了春莲出去走。镇里人要朋友多是躲在屋里头，有好大的面皮能抛在街上？但他们也晓得大城市的年轻娃儿都是这样走，还晓得只有男娃喜欢女娃，或女娃喜欢男娃，再或娃们相互喜欢才这样走。春莲和大象一出屋，自然引了堂屋聚拢一堆黑脑壳。有眼睛尖的讲，大象脸上毛孔极粗，还冒出油，亮光光的，想是常吃油水的，只不晓得吃不吃辣子。大家由那张亮光光的脸又联想到大象的钱包包，听说大象在大学校里是助理教师，助理教师是好多品？镇里人搞不甚清楚，想必挺了不得，懂面相的讲，大象宽额粗脸生得大气，前途定是辉煌。

2 有着辉煌前途的大象却不爱在镇街上走，引着春莲过了断了栏的石桥向山坳里去。大象好高，走起路喜欢向上一颠一颠的。他抬了头在前，春莲低了头在

后，腰肢一扭一扭的。他们沿着耗子河走，渐渐隐入阴幽幽的树影草丛中。

镇里人每每望断了那对一颠一扭的背影才酸酸地回转脑壳，各自心中都不十分安逸。那阴幽幽的山坳引得人们不可遏止地联想树影草丛后的情景，年轻娃儿们心里尤其乱，女娃儿们心下暗自发酸：春莲的面皮好白，再嵌上黑亮亮的大眼睛，硬是让人看不够。可春莲面皮虽白，家底却是镇里数得薄的，薄得似惨惨的耗子河，淌着水便称为河，活着人便算作家。大象那只钱包包撑得起？转而再想，大象这般老的男娃儿，怕是大学校里甩剩下的，自家好端端的图哪样要嫁给他，春莲还不是图到大学校住高楼，没意思的！这般想了，女娃儿们觉出了舒爽，照样锅前柴米，床头针线做得风风火火、利利索索。男娃儿们见春莲随大象低了头走，不由得忿忿然：那大象有啥子了不起的名堂，凭了钱包包鼓就和镇上最漂亮的女娃耍朋友，想是在北京误下找婆娘，到小镇讨便宜来了。那春莲也好没得出息，在镇上男娃儿面前，自觉面皮白总仰了脑壳，随了那个助理教师却垂了头走，像短了啥子。常帮春莲家担水、劈柴的男娃儿心里气得很，决计要寻到个比春莲还漂亮的女娃儿领到山坳里走一走。气过，又好难过，替春莲难过，见她低了脑壳走的样子，想必心下也不欢喜，莫看那读书人表面生得粗，中山装们做事情计较得很，也鬼得很，春莲哪个摸得透他的心思哟！眼目下春莲是镇里人，嫁过就是别个的人了，到了那里哪个也管不起了。

旁人忧心忡忡。大象和春莲不再往山坳里走了，一日，他们领回两张奖状样的结婚证书，一人一张揣起，都抿着嘴不开口，欢欢地在镇街的石板路上一颠一扭地走。他在前面走，她在后面走。

大学校从当地招工招走了镇上的杨萍萍。

都讲萍萍好福气，到大学校的幼儿园做娘娘，整日唱唱跳跳哄娃儿耍，月底就可买件新衣裳。可哪个也眼气不得，萍萍是镇里唯一的高中生，到大学校做娘娘没得文化哪个行，别人只得眼巴巴望萍萍在变：宽宽的衣角改得紧裹了腰身，两根原先编起的辫子，成了散开来的两把刷刷，布底鞋子换成钉了铁掌的皮鞋，踏在石板路上，满镇都“格登、格登”响，响得女娃儿们心里好不舒服。更让人不舒服的是，萍萍学了一口官家腔，镇里人明里不讲，暗里都笑：好撇哟。

撇归撇，每星期日萍萍回镇里，大家还是要围了讨些新鲜事听的。有人问：

“萍萍，住在高楼里，好安逸哦？”

“安逸啥子，还不是一样。”萍萍的官家腔总带点镇音。

“他们在北京也住这个样高楼？”

“那可不一样，比这高级，楼上有电梯呢。”

“他们在这里能住长久？”

“当然，开会时都讲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，还写诗讲这里好呢……”于是便有诗即兴背出大伙儿听：“巍巍癞子堡，滔滔耗子河……”众人听了赞美自家山水的诗倒是觉出振奋，二次还有得兴趣来听。

萍萍却不常回来了。她忙。她学起了打篮球。

都讲她跟一个男娃儿学打篮球。那男娃儿是个体育教师，整日啥子事情也不做，只是教人打篮球。萍萍和他同住在一栋单身职工宿舍楼里，每日早起跟了他学打篮球。有人见，体育教师穿蓝色运动裤，裤角挽起好高，裤裆松松地跑。萍萍穿红色运动衫，领口开得好大，胸前颤颤地跳。体育教师还带着萍萍爬山、翻杠子，讲是训练素质。后来人们又看到，萍萍常抱了体育教师的衣服或床单来洗……

久了，自然有风吹到镇里，起初还似信似疑，女娃儿大了免不得要有人讲闲话，可再想，没得风树哪个摇？人们心下就信多疑少了。尤其见萍萍再回镇，镇里人招呼“回来了”，萍萍答“回来了”，脸上微微泛起红。人们因而肯定了先前的猜想，逢赶场时都好有兴趣地寻起了那体育教师。

在众多中山装中，镇里人很快就识得了那体育教师。好识的，中山装们赶场不晓得背背兜，人人提了大号篮子来，装多了提不动就弯了胳膊挎起来。有的还让篮子绊在脚杆前，一摆一摆地走，像鸭鸭回窝。唯那体育教师不提菜篮子，学着本地人背起背兜，脚杆高的背兜在体育教师背上一颠一颠，十分惹眼。他来赶场都是萍萍帮了选菜，选好后就放进他身后的背兜里，免了体育教师背兜带下肩的麻烦。听说这菜买回去都是萍萍帮了在宿舍的煤油炉上烧了吃的，人们见了，都觉他们夫妻样的热乎。可后来镇里人又听说，体育教师已有婆娘，也是体育教师，会翻杠子，还有娃儿，娃儿已经会用官家腔背语录了，但都在北京不肯跟了来，不是嫌体育教师不好，是嫌癞子堡的坡坡不好。这般讲了，镇里人再看到萍萍时，都死死盯了脸看，像是看出啥子名堂。萍萍却像啥子也不晓得，依旧

欢欢地走，踏得满镇“格登、格登”响，越发惹镇上人暗里合伙儿猜。有人讲，体育教师不会丢下北京的婆娘和娃儿，搞到底，人家和萍萍是空要朋友。可也有人讲，说不准，体育教师那婆娘远得和画上的一样，只想得用不得，眼目下的萍萍才是实惠。

猜归猜，萍萍和那体育教师自家人样的你来我往没妨到哪个，镇里人顾自家活计忙，也不肯多猜了。

今夏热得很，都讲是因搬来了大学校，火样的热气在毒毒的日光下颤颤蒸起，逼得女人们躲进屋里赤身打扇，男人们跑到耗子河边撩水湿身。逢赶场时装不满一背兜汗就顺了脚杆淌，滴在石板路上化做了一道烟。人多天就热。这一日，镇上人好不容易盼落了日头，早早熄了灶间的火，待天黑惨了才消下汗，掩门歇了。刚眯住眼，却听有高声传来，先是女人尖尖的声，似骂似泣，都觉耳熟。再听，辩出是春莲，晓不得她几时回镇的。一会儿又传出嗡嗡的男声，撇来撇去的官家腔，断是大象了。二人声音时高时低，时粗时细，时断时续，搅出竹榻上的人们几身汗。好事的终起得身，摇了竹扇出门，聚在春莲家屋前。

窗被布帘遮得好严，望不到人影，只听得里面热气腾腾的骂。

“你有啥子面皮讲！我就不听，呜……”是春莲。

“你……你听我讲道理嘛！”

“哪个听你讲啥子屁，你不让我安逸，你也莫想安逸！”“咣——哗啦啦”罐罐在地上摔得粉碎的声音。

窗外的人都吃了一惊，眼睛鼓起互相交换了目光。有热心的欲进去劝，但门推不开，里面闷得好紧，分明是堵了旁人在外自家尽兴吵。

都有些扫兴，却不肯散开，想看究竟能闹个啥子名堂出来。

窗里却哑了。女人们耐不住叽喳起来：

“为哪样吵噻？”

“哪个晓得！”

“安逸日子才过几天，娃儿还没养出哪个就吵架。”

“耶！还没得看出？他们好不般配，教师有啥子用，都是空名堂！”

“都讲穷吵架、穷吵架，有哪个多钱还要吵，是春莲不晓得福噻！”

男人们嘴巴上不讲,心下却在暗笑大象没得出息:连自家屋里婆娘都管不住,任她摔家什撒泼,没个做男人的样儿。但他们毕竟是镇上的男人,嘴上还是要怨大象:撇得很,讨到春莲这样的婆娘还不满足,若镇上旁的男人讨到春莲,喜都喜不过,疼都疼不过,莫说吵架了。男人们将心比心,想到底,又断定这助教是和春莲耍够了想换一个,哪个男人总守着一个女人不厌哩!

“狗日嘞!”猛然,窗里传出一声怒吼,炸雷般,震得窗扇哗哗地抖。众人都惊呆了,汗也不流了,好地道的本地话,好痛快的脏话,只土生土长的镇里人才骂得这般不含糊,可它分明发自大象的喉咙,嗡嗡的,扎了众人的耳朵。都不晓得他几时学会了讲小镇话,只记得他第一次替春莲家赶场时,怪腔怪调地与卖主讨价,讲的是大学校人和镇上人听着都撇的官家腔本地话,引得旁人大笑,他自家也红了面孔。

还在诧异,门忽地被撞开,大象一头扑出来,分开众人,颠着步子向镇外走去。

还为那句“狗日嘞”震慑住的人,竟没个上去劝,定了身似地呆望着。直到大象走远,才都纷纷醒过来,讲,看到大象脸上有泪在流。

癞子堡坡坡下新架的铁路桥通车了,白日黑天都有车过,轰隆隆的极响,像满镇都是车。有人讲,坐在屋里觉出了晃。

镇里小娃儿喜欢拥去耍,婆娘们都骇死了,管又管不牢,夜里做梦便梦到自家娃儿要么从车轮下轧过,压成肉饼,要么从桥上掉下,摔成肉酱。惊出一身冷汗,白日里当街忍不住咒怨那桥:

“哪个要在这里造桥,搞得日子过不安逸。”

“还不是因为搬来了大学校!闹惨了。”

“是哩!赶场时都要挤死了,啥子东西也赶不到。”

“一下拥起那样多人,菜价越来越高,他们挣起那样多钱,我们哪个过哩!”

镇里人才搞清楚,他们原来要抱怨的是大学校。不晓得几日起,那些居高临下的楼房,那些挎在臂上的菜篮子,那些蓝卡叽布的中山装,那些自以为了不得的官家腔,那些凡和小镇不一样的,他们都厌烦了。本来的,外面来的人该学讲镇里的本地话,该同镇里人一样背背兜,该和镇里人同样的好恶,现在却让大学

校的人搞得像是镇里人跑到了异乡去生活。厌烦了，嘴巴就要讲，讲来讲去，免不了又讲到和大学校好有联系的萍萍。萍萍近来越发变得厉害了，比如那日，有人咒那桥，她便讲：“咱们镇通了火车交通便利了是好事。”讲罢，脑壳还一晃一晃，里面的思想硬是和大学校的人一般了。

都讲是那体育教师把她教撇了。

听说体育教师把萍萍带到了大学校的篮球队里，和一群露着肩膀、脚杆的男女娃儿滚到一起，讲是打篮球，鬼晓得还为哪样！更甚的是，萍萍竟穿了敞着领口砍了袖的运动服在镇街上走，惹出那多年轻娃儿们热辣辣、酸溜溜、邪歪歪的目光。

萍萍虽把大学校的风头耍到镇街上，却很少与那体育教师一同在街上露面了。逢赶场只那体育教师自己背了背兜来，选好菜，又自己背了背兜走，不见了早起的热乎，尽管背回的菜还是萍萍帮了做。有心机的婆娘一下看出鬼来了，莫看早起他们人前夫妻样的热乎，倒许是没啥子，现在面上疏远了，定是有了名堂做给旁人看的。婆娘把这道理讲给自家男人听，自家男人又讲给旁的男人听，旁的男人又讲给相好的婆娘听，渐渐都悟出来了，正经的婆娘比出了自己的长处，把嘴巴撇到了镇街上。

“像啥子样哟！要嫁人就正经寻个婆家，莫和有娃儿的男人勾搭。”

“现在的娃儿面皮好厚，我嫁你二哥时，还不晓得他生得啥子鬼样子嘞！”

“啧啧，大学校的男娃儿也晓得偷鸡摸狗……”

遇到萍萍迎面走来，便住了嘴，若无其事地待她过去，再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向那“格登格登”的背影。窄衣裹了的腰身使婆娘们禁不住暗想，这娃儿好妖，能勾了大学校的男人，想是大学校的男人好风流，想是大学校的男人喜欢镇上女人……

有心细的发现，太阳一落坡萍萍就爱跑到铁路桥上耍，伏在桥栏上，像在等人，又像在观景。她总是面向桥南，往大学校的方向看，但都不晓得她看到啥子了，因镇里没哪个有耐心等到天黑如墨的。

春莲回镇里娘家来住了，据说是天黑下独自一人悄悄潜入镇的。白日不见她出屋，黑了有人隐约听到屋里有哭声，都猜想她是在和大象闹离婚。镇里以前也有人闹过离婚，一家婆娘要离，男人不肯，还打，婆娘就一根绳子将自己揽脖

子吊起，男人无奈，和剩下口气的女人离了。还有一家男人要离，婆娘不肯，每日黑了便骂声骤起，镇里人用棉花掩了耳朵都睡不稳，直到把娃儿和家产都判给婆娘，镇里才得安宁。闹离婚嘛，就是要闹，不死过一回也要大哭大闹一场；而眼下春莲家却没得动静，除一日三次炊烟懒懒地冒，全无生气。莫不如春莲再摔一次罐罐，大象再骂一次“狗日嘞”，痛痛快快地闹出名堂，眼下这个样子让众人觉得闷惨了。

男人们自觉不该管婆娘的事，女人们则常钻到春莲家借针线、送油盐，走过几趟模糊探出些缘由，但其中事理还想不通泰，尤其大象讲的那痛苦令小镇人想得脑壳好痛好苦也搞不甚清楚。晓不得他们有吃有穿有高楼住还有哪样苦？读书人吃饱肚皮就是要瞎想，比了古人的诗找自家的不痛快，惹得春莲也喊痛苦。镇上人倒觉出了春莲的苦，她本不该嫁和自家两路心思的男人，好似和陌生人一起过，心里要苦惨！几个血气冲的男娃要去大学校找大象摆道理，被人拦了，这毕竟是别个家的私事，掺和不得。

没见哪个去找，大象自己来了。急匆匆的，低了头一颠一颠的似走似跑，像怕见人，反招了镇里人的目光，连小娃儿也停了手里的耍物抬头呆看。

大象来到春莲家门口却止了步，垂着脑壳呆立。片刻后，许是以为终是得进去才叹出口长气迈进了门。

镇上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。男人们有事无事从春莲家门前走过，婆娘们在春莲家门口探头探脑，都不好进去，心里好焦。有个聪明的，从自家笼屉里抓出两个热粑粑放在碗里，给会学舌的小娃儿端了，派进春莲家去探究竟。

下会儿，小娃儿空碗出来，众人忙围拢来。小娃儿讲，大象在里面和春莲妈讲话。

忙问，讲啥子？

讲自家是好人，春莲也是好人。

怪话！都是好人哪个还过不拢？莫不是来和好的？

小娃儿又讲，大象给春莲妈一个纸包，春莲妈却烫了手似地不敢接，原来里面是好厚的一叠钱。众人都鼓起眼睛：哪个办了？

答是大象硬把钱塞给春莲妈，说是补偿。

众人都摇了脑壳，愈发想不通泰。是和？还是散？不晓得，晓不得，大学校人

做起事来硬是怪。

二天一早，镇里人刚吃罢早饭，就见春莲和大象一同出得屋来，都忙放了手里的活计，或暗伏了门边，或偷趴了窗台。大象脸上木木的，春莲眼睛红红的，二人一前一后，都低了头，无话，默默地走在镇街的石板路上，一颠一扭地走。他在前面走，她在后面走。

小镇的人都起得早，鸡公未啼许多人家的灶间就冒烟了。太阳升起时，小镇上空的炊烟已成了雾，扯都扯不散。待这雾袅袅淡去，放眼望得到癞子堡上大学校的楼影，才听那里唤人起床的大喇叭叫。但近来，逢赶场，大学校的人不等喇叭叫就下坡来镇街抢购好菜了。入乡随俗，大学校的人也晓得和小镇人比勤了。

这一日，不是赶场日，镇街上的脚板儿声却响得奇早，噼噼啪啪好急，惊了一镇的梦。都觉这脚板儿响得蹊跷，却没多想，翻个身又接起做刚才的梦。有禁不住吵的，脑壳昏昏地起来忙自家早起的活儿。都没料到，那急急的脚杆还是慢了，活活的一个人没了。

日光斜上街面，各户里的男人、婆娘和娃儿们才晓得，萍萍死了。先是她家里人发现了淹在血里的萍萍，慌慌叫了邻居的年轻男娃儿，两根竹竿用床单扎起，抬起便往医院跑，可医生讲没救了。许是在路上没救的，许是在家里就没救了，人们只是乱猜，都不晓得萍萍是几时咽气的，怕是她自己也不晓得，想是她没料到自己会死，她只是背了旁人偷偷吃了药，她肚里有娃儿了。

惊过了的镇里人，都恍惚忆起昨天见到了萍萍的反常。有人讲，昨天萍萍回来时，神色看起就是两样，没哼没唱，垂着脑壳慌慌钻进自家屋里。还有人讲，萍萍的身子已显出笨来，昨天回来走在镇街上，迈的就是孕妇的鸭鸭步。都讲，都叹，也都悔，早晓得会死人，哪个能不管。以前镇上死的人多是够了寿数的老人和刚离开娘胎的幼娃儿，一个正鲜嫩的女娃忽然没了，哪个心里不怜。背后骂过萍萍的婆娘也忍不住心酸，这娃儿是妖了，可不该把命搭上，唉！哪个女人迟早不是男人的……

镇里人自家叹罢，便去萍萍家里劝。

萍萍妈先痴了一阵，后又哭得昏天黑地死去活来；萍萍爸抱了脑壳蹲在地上不声响，木雕一般；萍萍兄弟咒天骂地要寻人打仗。去劝的人免不了陪萍萍妈